

龍遊大海。時窮節見

中國對日抗戰，經過八年的浴血奮鬥，終於獲得了光榮的最後勝利，全國軍民同胞正在一片狂歡的浪潮之中；張大千的八屏「西園雅集」與四屏「大荷花」完成，在成都展出時，參觀的人萬頭鑽動，盛況空前。

中國人的苦難日子，一霎那消失得無影無蹤了，張大千的「廬廬歲月」也雨過天青了。他以蓬勃興奮的心情，攜帶他歷年創作及臨摹的作品，前往上海及北平舉行盛大的展覽，造成極大的轟動；更應法國巴黎賽尚奇博物館的邀請舉行畫展，旋又參加聯合國文教科組織在巴黎現代美術博物院展出之當代畫展；之後其中的中國部分又被邀至倫敦、日內瓦、捷克布拉格等地陸續展出，都獲得極高的評價。此刻的張大千真像是龍入大海一般的得其所哉，亦無往而不利了。

「倉廩實而知禮義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」，一個安定繁榮，富足康樂的社會，才能產生昇平繁華的現象，也才懂得追求生活的享受，提高生活的品質，從而也才能孕育出波瀾壯闊，錦繡多姿，氣勢磅礴，出類拔萃的藝術奇才。天災人禍交相煎迫的歲月，啼饑號寒，朝不保夕，那裡還有心情來欣賞藝術作品呢？從中外的歷史上來看，凡是兵荒馬亂或黑暗衰落的時代，不止是藝術，就連所有一切文化活動，都幾乎是一片空白；待至國泰民安，風調雨順的時期，便是文化與藝術展現璀璨光芒的大好時光。

海闊天空，魚躍鳶飛，張大千左右逢源，着實過了一段多彩多姿的燦爛時光；幾經考量，決計定居故都北平。北平人文薈萃，應有盡有，美麗的風光、濃郁的書香、醇厚的人情味以及深邃的文化氣韻，在在都使他眷戀不已；因此他決定以五百兩黃金買下一座前清的「王府」，但是後來因為遇到了罕見的三幅古人名跡，在嗜畫如命的狀況下，却捨棄了「王府」而購買了三幅古畫。

寧捨王府改買古畫

這三幅古畫是：「韓熙載夜宴圖」、「瀟湘圖」及「江堤晚景」。據「宣和畫譜」記載：「中書舍人韓熙載以貴遊世胄，多好聲伎，專為夜飲，雖賓客摻雜，歡呼狂逸，不復拘制，李氏惜其才，置而不問。聲傳中外，頗聞其荒誕，然欲見樽俎燈燭間，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，乃命閔中夜至其第，竊窺之，目識心記，圖以上之。」這一段記載是說明「韓熙載夜宴圖」的來歷。因為韓熙載是北方人而仕於南唐，到李後主時已是三朝元老，然而李後主對於江南以外的人士，尤其是來自北方的官員一向非常顧慮的，對韓熙載才大位高尤為放心不下，因命閔中窺探韓熙載私下的生活情形，遂畫下了這一幅「夜宴圖」。

至於「瀟湘圖」乃董源所繪，為董其昌所珍藏，自道昔年宦遊長沙時，見瀟湘風景，諸如「蒹葭漁網，汀洲叢木，茅檐樵逕，晴窗遠堤，一一如此圖，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。」因而感喟昔人「以畫為假山水，而以山水為真畫」是顛倒了。而「江堤晚景」當初是以明畫買進的，後來幾經考證，才赫然發現

，原來也是董源的作品。

據張大千告訴莊嚴說：「在北平琉璃廠發現這些古畫時，觀後爲之狂喜，覺得非買不可，可是索價奇昂，房子與古畫既然不能兼得，經過數度考慮，終將古畫買下。因爲那所大『王府』不一定立刻有主顧，而『韓熙載夜宴圖』却可能一縱即逝，永不再返，所以我把買房子的金條，完全移用買畫。得畫不久，北方局勢日非，定居北平的計劃，遂不幸而不得不放棄；攜眷離開北平之後，終於無法再往，然此卷名蹟却始終隨身攜帶，我甚至刻了一方圖章，印文是『東西南北只有相隨無別離』，鈐蓋在畫卷上。倘若當日不能棄屋而就畫，則必兩者皆空。」莊嚴形容說：「大千言下，頗有得色。」

逃難滋味辛酸備嘗

張大千勝利以後重蒞北平，真是風光一時，故都名人多次舉行盛大宴會來歡迎他；大戲院的布幔上彩繡着他在敦煌臨摹的壁畫，畫展的「複定」紅紙條一再往上加，凡此種種都令人羨慕不已。由於他精於鑑賞又肯花錢，所以在故都收購的古玩字畫尙不止上述，諸如元人吳鎮的「漁夫圖」、「乾隆御覽之寶」一璽及「石渠寶笈」、「南齋」兩印均極爲名貴。

民國三十六年，張大千的兩集彩色敦煌畫在上海出版，轟動藝壇，隨後在滬、港兩地所舉行的畫展也十分成功，接着進軍國際畫壇，也受到相當的重視。三十八年春天張大千初次蒞臺，還在臺北「青年會」開

了一次畫展，並暢遊寶島如畫的風光；就在他陶醉於臺灣的山光水色之中時，大陸情勢迅即產生了急遽的變化。

時序到了秋天，情勢的變化更加驚人，準備覓一居停之所，舉家遷來臺灣，當時于右任也已來臺，頗爲贊成他的決定，然而正值軍事倥傯之際，交通工具就成了一個絕大的問題，因此憂心如焚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幸虧當時主持臺灣省政的陳辭修幫忙，搭上了空軍方面的專機，由臺北松山機場起飛，經海南島前往四川成都接眷；到了成都以後又全仗張岳軍的照顧，才得以脫離危城，再度飛來臺灣。張大千事後回憶說：「逃難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啊！去程時在海南島機場上餓了一夜，回來時在新竹到臺北的火車上幾乎渴死！」

事情是這樣的：由臺灣飛四川，途經海南島有一段時間的停留，同機的人邀他進城去吃飯，他一來是身上沒帶錢，不好意思跟着人家去白白吃白喝；二來是搞不清楚飛機什麼時候再起飛，萬一飛走了，把他撇在海南島，那該怎麼辦？再說好不容易才搭上飛機，無論如何還是守着飛機，不要走開爲上策。豈知那架飛機在海南島過了一夜，機場裡根本找不到吃的，就這樣餓了一夜，後來有人給了他一些餅乾充饑，那幾片餅乾啊！真不啻是救命的仙丹妙藥呢！

到了成都已經是初冬季節了，當時軍情緊急，那有空餘的機位讓他攜家帶眷；幸虧張岳軍先生幫他，

才帶着四夫人徐雯波及一個小女兒，以及幾件書畫精品，匆匆忙忙的由成都新津機場起飛；到達臺灣新竹機場是十二月初旬，又過了半個多月成都就陷落了，真是好險啊！

生平首啜玉露瓊漿

當天他們是由新竹乘火車到臺北的，長途飛行雖有乾糧充饑，但一天折騰下來，大人小孩都口渴難耐。當時的快、慢車上，都有服務生提着茶壺，叮叮噹噹的敲着玻璃杯子，招徠乘客付費泡茶。張大千的小女兒說是要喝水，而他們夫婦也口渴得不得了，但又因為口袋裡沒帶錢，就連火車票都是同機的人替他買的，此時雖然已經向服務生招呼着：「泡一杯茶！」但是却掏不出些許的茶資，正在尷尬萬分之際，有幾位年輕的軍人認出了他是張大千，代他付了茶錢。事後張大千回憶說：「這杯茶呀！真如玉露瓊漿，我一生再也沒有喝到過如此香醇可口的飲料！」

當他隻身回到成都以後，想起當年身陷故都的一幕情景，真是焦急萬分，他知道在中共魔掌下作一個自由自在的畫家，簡直比登天還難，將來的遭遇一定會比當年在日本人的鐵蹄之下更要險惡萬分。他只有個願望，那就是趕緊攜眷離開這座危城。

由於機位奇缺，只能容許一個太太與一個小孩偕行，爲了「義不帝秦」，只好「大義忘親」，倉促揮淚登機；當時生離死別的痛楚是可以想像的。張大千到了臺灣，並未能在寶島安定下來，一心一意總想到

家人的安危，旋即轉往香港，希望能就近接引家屬逃出大陸。

大義凜然義不帝秦

民國四十年，中共曾經策動他的親姪心一和心德由川抵港，遊說他回鄉，可是他並不為甜言蜜語所動，而且痛斥二姪：「休想騙老子回去！」後來中共又要他最尊敬的二嫂張善孖夫人勸說「回去看看」，他雖尊嫂若母，但仍坦陳利害，堅不答應。再後來中共還不死心，派他的愛女心瑞，向他展開回國觀光及舉行畫展的統戰攻勢。當心瑞的親情打不動張大千時，她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要求父親多寄作品回去，可以開畫展、印畫冊。張大千一面痛心於愛女的處境可憐，一面還是不留餘地的嚴詞拒絕，最後只有硬着心腸，讓愛女黯然離去。

張大千的性格是豪放的，生活方式是自由的，心情嚮往是富庶繁華的，舉止行動是無拘無束的，日常用度是豐裕充沛的；在中共統治下一窮二白，完全不能符合他生存條件，因此張大千看得十分清楚，他寧死也不願在中共的統治下討生活。他曾有一首「得成都來書賦示兒子」詩云：

子弟門生載後車，盈塗滿巷鬪鮮華。

要知翻手為雲雨，腐鼠猶能滅汝家。

意思是說門生故舊的一時繁華均不足恃，翻手為雲，覆手為雨，一切都得格外小心謹慎，稍有疏忽便

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災禍降臨。

百元美金濟齊白石

從民國四十三年遷居巴西的「八德園」，一住便是十七年，他雖然身適異域，但却飽孕着心繫邦家、志望澄清的思緒，在他的詩畫書簡中隨處可見，例如他的「青城老人村」詩云：

投荒乞食十年報，歸夢青城不可攀；

村上老人應已盡，含毫和淚紀鄉關。

另有「題畫」詩云：

岸花送客雨綿綿，榴燕留人意惘然；

萬里故山頻入夢，掛帆歸日是何年。

張大千天涯飄泊，雲遊世界各地，望斷千山萬樹，懷鄉思親的心情無時或忘，但家鄉親人的情形却每下愈沉，他不時的在海外得到親人故舊的消息，例如有一次名滿天下的大畫家齊白石寫信給他說，想寄兩張畫，設法請他賣出去，希望能賣個百把來塊美金就心滿意足了。張大千好不傷心，他曾對人說：「齊白石的畫豈祇值一百美金？我的畫單祇在日本的裱工，小小的一幅，往往都要一百多美金的工錢。當時我趕緊請香港的朋友，立刻代我匯了一百美金給他，我也回了信，自然不要他寄畫來。其實我想就算是他要寄

，也寄不出來的！」一個名滿天下的大畫家遭際竟是如此，其他人的生活狀況的拮据可憐也就更加悲慘了。因而張大千有一首「收家信」詩云：

萬里山隔衡陽遠，望斷遙天雁字難；

總說平安是家信，信來從未說平安。

樓升國旗園植梅花

民國五十八年張大千遷居美國加州，築「環華菴」並闢百梅園，遍搜各種梅花百株種植園中，以期「殷勤說與兒孫輩，識得梅花是國魂」。

由於慕名前往「環華菴」的人很多，流品複雜，自然也少不了中共的統戰份子，希望能自接近中對他施展伎倆。張大千既無法擋駕所有來客，又無從加以辨認，只好在「環華菴」中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一則表明他心向中華民國的立場，一則不讓外國人誤會他是日本人。張大千有一首「詠百梅園」詩云：

百本栽梅亦自嗟，看花墮淚倍思家；

眼中多少頑無恥，不認梅花是國花。

他心目中的「頑無恥」之徒，就是替中共作說客的人。他態度鮮明的要那些混跡上門的無恥之徒，必

須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下與他相見，他這種作法有人認為不止是藝壇的一代大師，而且是中華民國的藝術大使呢。

據說民國六十三年歲暮，張大千以其作品六十幅交由李祖萊在香港展出，以籌度歲之資。香港左派份子獲知，欲以港幣一百二十萬全部買下這六十幅作品；張大千聽到消息，馬上追回業已運抵香港的全部畫幅，每張都補題上中華民國的年號，如此一來，中共份子便望而却步了。

獨創一格自樹一幟

張大千不愧是一個超凡逸世，高風朗骨的中國讀書人，回國定居「摩耶精舍」時，也把他在美國海岸發現的一塊狀似臺灣地圖的巨石，名之曰「梅丘」，萬里迢迢的由「環蓀菴」運到「摩耶精舍」，特撰一聯云：「獨自成千古，悠然寄一丘。」高潔灑脫，令人悠然神往！

張大千一生豪邁落拓，來去自如，得意時像是龍遊大海，縱橫騰躍；時窮時更能秉持大節，一絲不苟，成爲中國畫壇上獨創一格，獨樹一幟的偉大畫家。